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醫生勇氣何在？

經過「基解霸權」(Gay Liberation Hege-mony)的長期爭取，終於奪權成功，讓一些人

有權任意改變人類性別的定義。新西蘭人哈伯德(Laurel Hubbard)獲得東京奧運女子舉重項目的參賽資格，「她」原本是男人，成年後接受了所謂「性別轉換」(Gender Transitioning)手術，將會成為奧運史上首名「跨性別」(Transgender)「女」運動員。此人雖然砍掉了男人的性別特徵去假扮女人，但是其體能仍是未改先前的男兒身！「她」還得到新西蘭總理的「力撐」參加奧運呢！由是引發體育競技公平原則與對「小眾性取向」(Minority Sexual Orientation)包容的爭議。「正常人」(如同某議員所講)恐怕九成九都會為其他女運動員抱不平，忽然殺出一個強壯如男人的「哈伯德女士」來搶金牌！卻原來2013年以前哈伯德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先生」，還參加過男子舉重比賽呢！或許「同樂運動會」才是「哈伯德先生女女士」的歸宿。

不過「外國勢力」硬要在香港「插旗」後，為什麼有權不先諮詢香港市民就先斬後奏呢？社會勉為其難承認砍掉「命根子」的「原本男人」哈伯德自稱是「女人」，然後「她」卻去擾亂運動會中女子組比賽的秩序！「正常女運動員」當然要抗議，但也要非常小心慎言，否則受害女運動員就要負上「歧視性小眾」的大罪名！

運動競技要男女分開比賽不涉「性

別歧視」，反而是尊重男女生理心理的差異。現時大部分競技都是男子組水平比女子組高居多，除了體育運動之外，連下棋也要分男女子組。倒是橋牌比賽最「歧視」女性！只有「公開組」和「女子組」而沒有「男子組」！背後的哲學是最優秀的女運動員(橋牌已被視為運動)才可以參加公開組！那是題外話了。

「基解霸權」聲稱「同性戀者」飽受「異性戀者」歧視，事實剛好相反，於是有人提出「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可惜香港和台灣省兩地的主流傳媒大都被「基解霸權」攻陷，社會大眾只會經常聽到「Homophobia」(譯作「同性戀恐懼症」)。這個新詞偽裝成「精神病症」(Psychiatric/Mental disorder)的模樣，卻絕不是病理學名詞術語，「基解霸權」就是用了「恐懼症」(Phobia)的謊言來蒙蔽社會大眾。精神病學(Psychiatry)界長期放任「基解霸權」污衊和抹黑「異見分子」為「患有恐同症的精神病患者」。有朋友笑稱，將來潘國森大有可能變成「恐同症精神病患者」，或會給抓去精神病院，幽禁終生呢！

筆者要為當世西醫學界感到羞恥！他們一未能鼓起勇氣說「肛交有害」；二未敢批評「基解霸權」亂用「Phobia」打壓異己；三聽任「基解霸權」強奪定義「性別」的學術大權。

天下能不大亂？哀哉！醫生勇氣何在？

「基解霸權謊言惑眾」之五



大地遊走

章銅勝

## 奧運情結

我是個有奧運情結的人，不只是喜歡那樣簡單。這個情結緣於何時呢？

好像也不是很明確，大概是緣於我第一次看奧運會比賽的電視轉播吧，那一年我剛剛10歲。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少年來說，他們對外面世界的認知是極其有限的，甚至可以說是懵懂無知的，可這並不妨礙他們對某些感覺美好的東西的嚮往，並因此而心生某種難捨的情緒，我大概是其中的一個吧。

在一個小學生的眼裏，他所看到的是奧運賽場上勝利者的榮耀，是國歌奏響、國旗升起時那份油然而生的驕傲與自豪。年少時，我們大概只能體會這樣最直觀的一種感受，並因此而喜歡上奧運。

可能那時的我，並不能說出什麼奧運精神，也不明白其中所蘊涵的某些深意，但我的心裡仍然會有一種憧憬的意識，它在激勵着我，也在鼓舞着我。恐怕到現在，我也不能確切地說清奧運精神之於我的意義所在，但我知道那種奧運情結，是深深地繫於自己心中的。

我已經看過多屆奧運賽事的直播，或是錄播，只要條件允許，我都會盡量地多看這些比賽，關注那些比賽的細節，回想那些感人的瞬間，每次都有一些自己的發現。我把4年一屆的奧運會，當成是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一種認真認的態度，我認為自己從中得到了許多有益的東西，這也是我的奧運情結愈緊

愈緊的原因吧。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模糊的一屆奧運會，應該是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這也是我第一次通過電視看到的奧運會比賽。當時自己所看的比賽項目已經記得不清楚，好像是乒乓球，或是跳水，但我記得中國運動員取得勝利後激動的場景，記得升國旗奏國歌時的場景。

印象最深的，當然是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早在2001年夏天的某個清晨，我在自己家的稻田裏忙着曬稻草時，聽到村裏廣播中傳來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北京申奧成功的消息時，心裏激動莫名，彷彿不敢相信似的，我不知道在清晨田野的霞光中，自己的眼裏有沒有閃過淚光，但我知道自己的那份欣喜，現在想來依然會心為之動。

7年的期待，是滿滿的幸福，不時傳來的關於北京奧運會籌備的消息，讓這樣的期待一點點地豐富起來，好像一個遠方的模糊身影，正在一步步地向我走來。而對於我來說，最幸福的時刻卻是在2008年5月末。我和同學去黃山玩，在去黃山的高速公路上，我們巧遇送奧運火炬、傳遞火炬和火炬手的車隊，我們一路同向而行，在車輛匯時，透過車窗看到那些等待火炬傳遞的火炬手，心裏無比的羨慕，在黃山市區，我們看見奧運火炬從身邊經過，又為自己離奧運聖火如此之近而開心不已。那是一個幸福的時刻，也是在心中燃燒着的一個奧運情結，真實而又熱烈。



心窗常開

潘金英

## 給兒子教養正能量

「中國人很重視飲水思源，當你享受溫暖的生活，應當知父母賺錢的辛勞……幸福不是必然的，擁有了要珍惜，尚要思想自己的責任問題。懂得飲水思源的人，就是有責任心的人，他會恭敬地接受，也會反思去回報……要時刻想到別人對自己的恩惠，要默默記着，有機會就回報於人。」上文是出自一個校長父親給兒子的信，他是許明堅校長，為兒子寫了一本書，內收錄30封信，是給留學兒子而寫的。

許校長從事教育30多年，是位退休小學校長，也是聾人堂主任牧師。而他兒子許加恩也是本港唯一聾童校之校長，也是通曉聾人手語的愛心校長。

以今時今日而言，哪還有為父的給兒子寫信呢？細讀書內30封信，真難得，他給兒子談的，是留學生活之重要提點，是品德教養、人生和學業，如：珍惜光陰/心結宜解不宜結/宜立志尚學/居安思危/窮則變，變則通/注重健康/不要失敗多次/突破和適應/交友之道/聆聽勝於辯論/心存危機感/如何面對壓力/今天的事今天做……

時代雖變，為父的對兒子期望不變，好品德是子女一生的財富，許明堅寫這些信給異鄉留學之兒子，不忘對他叮嚀：要保有堅定的理想，擁抱學習志向，有和善的感官以及對自由的判斷力……這些信在為父的冷靜文字背後，藏着父親疼愛和望子成材的期許。

今日的年輕人，多較為自我及不想背上做人父母的責任，對養兒育女、傳宗接代的事漠不關心的，大有人在。許明堅自謂是個平凡人，給兒子的第30封信這樣寫：「兒子，給我們一些希望」，原來信內談的是育兒、傳宗接代的大事呢！

信這樣寫：「對這可望不可即的期望藏在心坎裏，又怕干擾了子女的自由抉擇，無論如何，總希望子女的成長，能長出自己的理想。」

時代雖變，為父的愛心不變；這些信反映的父愛及感情，是那真摯無私，書中情也是普遍為父者心情。行文間可感受到為父者對兒子的勸告，叮囑巨細無遺，從人生道理到具體的行為舉止，可見作者很重視兒子的品德修養、處世智慧、生活平衡、做人處事之道，如「潮流與真我」等信，沒忘記說男子漢將來長大要如何有擔當，關注社會，正直做人等，他希望兒子長大報謝家國，為人類發點光和熱，令人共鳴！



《給兒子的信》書影，書中許加恩所繪的插圖。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確診者總有可能出現在身邊

近日，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內，接獲感染風險通知，表示20日前我到過的一家餐廳，證實一名新冠確診者曾在同一時段於該處所用膳。放工後我連忙前往做檢測，返抵家門，驚見成群穿上防疫裝備的醫務人員聚集，心知不妙！原來大廈內有兩名確診住客。當晚大廈被封，所有人要強制做檢測，我則免了重複再做。一天內兩遭，感覺是連中兩「大獎」，輸入個案在香港每天都是單位數字，我遇上了3人，也實在是生活中的奇遇了！

這事令我感到，在生活中你無法預料或想像到自己的活動軌跡會與什麼人交接上，擦身而過的剎那間帶來多大的火花，同一空間經空氣流動會掀起多少病菌！據說在機場染上變種病毒的一名職員，與確診者的偶遇只是極短連的時間，短得就像那一呼一吸之間……這些我們無法控制，也無從透過眼睛看到的景象，每天都在影響着我們，尤其是健

康。我們可以做的是做足預防措施，與新冠病毒共存。

香港的疫苗接種率偏低，實在令人費解。在全球百多個國家中，多於半數地區沒有足夠的疫苗注射，我們不是挺幸運的嗎？在疫苗未面世前，人心惶惶怕感染致死；疫苗提供了又怕打針針！真是人心難測，為何不對比一下打針針者多還是染疫逝者眾？據《法新社》最近報道，全球逾1億9,082萬人染疫，至少410萬人喪生。

有朋友解釋不打針原因是：身體弱，怕痛，怕副作用，怕死，怕政府取去個人資料，不信任藥有效！卻忽略了染上疫症更痛苦，副作用更多，令身體更虛弱，也可能會死，屆時個人資料僅用作公布他的死訊！新冠是新病毒，而且不斷變種，無任何專家敢斷言哪一種疫苗終身有效，大都認為它可能像流感針那樣，給予身體抵抗力，增強抗體，減少病徵和死亡率，對全球形成保護罩。孰重孰輕，希望大家以理智去戰勝偏執。



百家廊

張淑清

## 不一樣的童年

5月初，讀五年級的女兒小雨放學回來一反常態，不是到冰箱找吃的，將書包擱在桌子上，就在電子琴前學唱《讓我們蕩起雙槳》這首歌，很認真很投入。一打聽，原來他們的東風小學要在六一兒童節這天，舉行全校文藝匯演。小雨是班裏文藝委員，老師安排她帶領全班來一個大合唱，選了這首歌。演出服必須統一，在市裏一家服裝廠訂製的，一律穿白色腳踏鞋。小雨選了個人似的，早晨不用鬧鐘叫，我做早餐時，她就起床了，梳洗完畢，練一會兒歌，吊吊嗓子。臨出門前，問我髮型亂不亂，還在白襯衫領口處，打一個紅色蝴蝶結，顯得神采奕奕。真希望每天都是兒童節，雖然做家長的苦點累點，看到孩子的變化，心情也舒暢。

小雨這茬小學生，哪像我們那一代人，被一個窮字限制了一切美好。不過，現在的孩子學習壓力大，各種輔導班，學習任務，像一座大山壓在身上，書包是愈背愈沉。運動休閒的時間幾乎被各種補習填滿。我和先生不近視，小雨在四年級時，就配了300度的近視鏡。體質也不好，動不動就感冒，缺乏鍛煉。小雨目前參加兩個學習班，一個是學電子琴，一個是英語補習。不學怕拖班級後腿，學了又擔心小雨承受能力。我們那會兒，沒有任何補習班，作業也留得不多。放學後，割豬草，上山拾柴禾，下田幫父母幹活。農活幹完了，春天求大人製作一隻風箏，沿着長長的街面放開風箏的線，一群孩子山裏的鳥兒，嘰嘰喳喳在大地上盡情嬉戲。夏季，到河套洗澡，堵魚。堵到魚，把內臟除去，燒一堆火，將5吋長的魚串在鐵絲上，上下左右翻烤，烤熟了，大夥分享。

魚香濃郁，細細咀嚼，尚在唇齒間流淌。秋後，給父母打下手，收穫莊稼，坐在牛車上，望着藍瓦瓦的天，潔白的雲，那種幸福一輩子忘不了。西北風一吹，河面結冰，父親釣好溜冰車，玩伴們個個都有溜冰車，在寬闊的冰層上划冰車。嘎嘎冷，也沒幾個感冒的。

小學校就在大隊對面，中間隔着一條馬路，校舍是多年的老房子，外邊下大雨，教室裏下小雨，每每下雨，老師就放一個破銅盆接着，水滿了，倒出去，再接。雨過天晴，校長請瓦匠師傅，換幾塊瓦。那時候，學生的課餘生活相當豐富，沒補課的。空下來，老師帶學生們為屯裏孤寡老人打掃衛生，給玉米地拔草，施肥，鬆土，捉蟲子。學校周圍是連綿起伏的山脈，雨季，野蘑菇肆意生長，下午自習課，我們拎着竹筐，編織袋，跟隨老師上山採蘑菇，唱那首《採蘑菇的小姑娘》，從山上下來，採得蘑菇送給五保戶老人，既鍛煉身體，又接受了尊老愛幼的思想品德教育。

畢竟是兩代人，我小時過兒童節，沒有匯演，全校都到鄉中學操場舉辦運動會，我經常被選上100米賽跑項目，要白襯衣，藍褲子。父親上製創食，靠給人打零工賺錢養家，讀得起書已經不錯了，我和弟弟穿的衣裳，基本是撿別人穿舊的，母親在縫衣機上改一下，就穿出去。沒錢買，咋辦？母親厚着臉皮，去東院王孀家借，王孀的兒子上初中，穿小的衣褲沒扔，借來，洗一洗，晾乾。用烙鐵燙一燙，沒熨斗。過節這天清早，母親煮兩個紅皮雞蛋，被天荒從鐵巴的衣箱裏，捏出2元錢給我，千叮萬囑咐，別弄丟了。揣着雞蛋和散發着母親汗味的錢，師生排隊，奔赴鄉中學。比賽結果不重要，心情無比敞亮，吃到軟乎乎的麻

花、麵包，喝到平時喝不到的汽水，過癮！

每年兒童節，我和先生都向單位請假開車全程陪小雨，吃的喝的玩的，準備充足。小雨在台上表演，我倆在台下給她鼓勵助威。小雨需要什麼，沒二話，買！我們那時是步行七八里地到中學，小雨所在的學校距離我區只有四站路，她完全可以走着去。關鍵是父母放心不下，如今的家長不好當，孩子也是不好過。對孩子的成績，學校迫，父母不敢鬆懈。開家長會時，學習好的學生家長發言積極，老師也待見，差的家長坐犄角兒裏唯有沉默。

小雨喜歡唱歌彈琴，我們在她三年級時買了一架價格不菲的電子琴，先生在機械廠上班，我在一家理療院做事。收入不多，經濟怎麼緊張，也沒虧過小雨。吃穿住行，別的孩子有的，她也有。讀五年級上學期，小雨開始和同學攀比，比穿名牌，比私家車品牌，比吃的。我耐心開導，告訴她掙錢不容易，爸爸媽媽都是普通打工者，一粥一飯就是這麼彎下腰得來的。讓她自己把廢品賣給收購站，賣得錢她支配。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個月後，小雨像換了一個人，主動做家务，節假日獨自出去撿廢品，再也不和同學攀比了。還將她攢的壓歲錢，捐給班裏的一名貧困學生。

相比之下，現在孩子的童年多麼幸福！珍惜來之不易的生活環境吧，好好學習，努力前行。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二次方舟

本來想寫西歐的暴雨水災和北美的罕見熱浪，但就在小狸動筆的這天晚上，河南大雨衝上了微博熱搜榜首，而且顏色已紫得嚇人(熱度愈高紅色濃度愈深)——僅僅1小時，鄭州的降雨量竟然就達到了201.9毫米，比去年一整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一還要多。微信群裏瘋傳各種視頻，偌大而繁華的省會級城市裏，成串的汽車漂在街上，數百人困在地鐵裏，水已經齊胸深，而車外的水更深，視頻發布者高喊着「情況危急！」讓看到視頻的人幫忙報警；部分醫院停電，約600名重症病人正在緊急轉運……第二天揪心的消息終於傳來，25人喪生、7人失聯，河南水利廳形容這場暴雨是「5,000年一遇」。

5,000年一遇的大雨就真的被我們這代人趕上了。先不管河南水利廳具體的這句話妥不妥當，但從某個角度來說，它確實印證了極端天氣正以始料未及的加快速度活生生站在我們面前——是的，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談那個「再不治理就恐要來到的環境災難」了，我們現在談的，是已經真真實實發生的、正吞噬着我們的災難。就像歐盟氣象學家前兩天對媒體說的：「全球目前極端天氣的嚴重程度讓他們感到震驚，「比預期更糟」。而這些專家們在說這話時，還沒有看到河南「5,000年一遇」的暴雨。

在搜索引擎中鍵入「極端天氣」、「暴雨」等氣象詞彙後，彈出的最新消息會讓每個人瞬間理解氣象學家們的恐懼。比如就在河南暴雨的同時，其實幾乎整個北半球都在水浸：「印度暴雨35死」、「高雄豪雨，1小時降雨量破百」、「暴雨襲北京，多處山體塌方」、「山西五台山現1955年來最大雨勢」、「四川多地暴雨8萬人提前疏散」、「內蒙古暴雨1.6萬人

受災」、「澳門黑雨水浸至小腿」……至於河南暴雨前的氣象事件焦點「西歐暴雨」更是嚴重，這場「百年一遇」的暴雨幾乎要把這個地球上最富有、最文明、最先進的一塊地方沖傻了——整個西歐死亡人數已達153人，其中德國133人遇難，比利時20人，荷蘭和盧森堡的數字還沒有統計出來，但媒體估計，整體傷亡數字恐怕還會增加，因為已有不少人因為暴雨洪災而處於失聯或失蹤狀態。

有外媒採訪德國受災民眾時，一個婦人困惑地表示：「這些雨是從哪來的？真是不可思議。」相信婦人的詰問可能被正問出了太多人的心聲——儘管被這場淹了半個地球的暴雨弄得損失慘重、狼狽不堪，但顯然很多人對它仍然並不了解。

那麼雨是哪來的呢？很多人會說颶風、雙颶風，沒錯，但這只是表因，根本原因仍在於全球變暖。確切地說，就是工業化後全球平均溫度上升的那1.2度。而未來10年，很可能再上升2度。

而全球平均氣溫每上升1度，大氣層的含水量就會增加7%，強降雨的發生概率就會提高。與此同時，北極快速暖化，使得北半球北部和南部的溫度不斷縮小，從而影響高速度氣流的形成。一邊是增多的強降雨，一邊是減緩的高速氣流，兩相結合就變成了「移動緩慢的暴風雨」。而這也正是這場西歐暴雨的一個特點——有氣象學家說了，「這場暴雨幾乎原地靜止不動。」

不動，就可着一個地方澆，那是得「百年一遇」，再趕上河南這個地形，可能就得「5,000年一遇」了。有網友苦中作樂說，「5,000年前」那場雨怕是挪亞方舟，可別說，人類若不緊急重視環保，怕是再要登上那方舟了。



信而有征

劉征

## 下沙·曼哈頓

我第一次到下沙是2012年的夏天，大約在6月份，天氣很熱。那時候已經視頻面過試，只等到8月就可以入職了。身在杭州的好朋友龔舒亮知道以後，就使勁攛掇我先來看看環境。來的那天晚上，他就載着我在下沙兜了一圈。結果等到回去的時候竟然開不出地，到處都是工地和岔路。我還嘲笑他一個本地人也迷路。現在再看這個新城區，跟當初很不一樣。以前的很多沼澤地都成了因地制宜的對象，被市府修成了水公園，還有幾條大一點的河流，穿插在各種建築物的周邊。讓下沙看起來井井有條。下沙的新，是「整齊齊齊」的新。包括這水、這街道，都是整齊的。

在老一點的城市，看街名是一種樂趣。它承載着一個城市的歷史和地貌特徵。下沙因為幾乎是拔地而起的，以至於它的大街都沒有名字。它的主幹道有6條，就被命名為1號到6號大街。作為一個井田型規劃，豎着的街道也按數字排序。隨便走走還不明顯，倘若你坐上一輛巴士，就會發現相似的站名密密麻麻排在長長的公交牌上，依次是3號大街21

號路口6號大街23號路口等等。我幾乎從來沒有習慣過這種命名。在還沒有地鐵的那幾年，我經常會下錯站。然後有一日，我發現這樣的命名還有一處——曼哈頓。這個美洲第一大城市的核心區，也自東向西編號為1至12號大街，南北同樣是數字，形成了一個棋盤。這種規劃，配上美國這個國家，顯得很科技至上。

美國歷史學家Jacob Needleman曾說，美國的一切，都來源於它的絕無僅有。因為它不像別的國家，文化的形成要依靠地域和人群互相妥協來緩慢完成。美國，是一批歐洲人被流放之後，在一個新地方建立起來的一套理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意識先行的。這種精神性會促使此地的文化偏重於一種超人精神。對自然的掌控慾極高，對未來也充滿着光明的期待。就好像他們的漫遊——正義和邪惡的較量都包含着個人英雄主義和科技的色彩。這種看向未來，可能會讓他們不太注重當前的。所以美國沒有第一流的飲食和服飾。就連李維斯，你若想買到最新款，也只好去歐洲，那裏的款式反倒更多。

## 下沙·曼哈頓

在這樣看向未來的文化當中，唯一厲害的，是人定勝天的精神。這是曼哈頓數字街名的根源。因為數字只用來區分和疊加，它是徹底功能性的。這種事先規劃，暗含着用人的規則替代自然規則的意圖，以至於當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之後，受它影響，整個世界的現代都市都效仿了這種設計的理念。要理解下沙這樣的新城區，就得了解曼哈頓這種現代都市設計的文化。然後，再回頭來看看住在此地的居民。他們在規劃好的新形態當中生活。這裏具有現代都市的一切特徵，高樓大廈、寬闊的馬路，以及數字邏輯的街名。功能性是這些新城最先被考慮到的。這可以說是現代都市設計的一個心照不宣的銘文。

然而，有形的文化往往是在有閒階層創造無用之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一個萬眾平等的區域，大家都是新來者，從一窮二白到擁有一兩處財產，你和我之間的距離就是純粹地理的距離。這種平等的烏托邦，很好，可缺乏了一種文化的滋養。至少在目前，一種在意識上達成文化共識的願望在新城區當中是沒有方向的。這或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